

第四章 泥泞的街道

”玫瑰号“ 违约卸货一案撤消审判的消息，就像一个全家都已准备好做后事的垂死病人，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那么意外和振奋人心。严格地说，是振奋仪和洋行里，特别是“玫瑰号”上的人心。船上举办丰盛的庆宴，有白兰地，朗姆，威士忌，啤酒，和香槟，有牛肉，火腿，鸡肉，面包，和西瓜。。。在一阵阵的欢呼声中，沃尔夫船长向全体船员颁发双饷，并告诉大家，还要多放几天假，因为要等待江海关将货物发还“玫瑰号”。

爱尔兰水手艾伦没有加入船上的豪饮，却拿着双饷下了船。艾伦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，典型的水手身材，骨骼强壮，四肢粗大，毛发欣旺，眼珠深陷在眼眶里炯炯有神，牙齿结实，像一头布尔犬，肤色天生黧黑，加上成年累月的日晒，抹上了一层酱红。他穿着刚换的海魂衫，白帆布裤，戴着花手帕结成的头巾，沿外滩向苏州河北岸走去。

连接苏州河南北两岸的是一条宽约21尺，长约400尺的大木桥。这条桥是5年前，一个仪和洋行的高级职员叫威利斯的英国人，在上海的洋人中集资12000美元(2470英镑)建成的，所以叫作威利斯桥。桥有两段活动的桥板组成，船只经过时，桥板从两边起吊，让船通过。人车过桥时需付过桥费，因而给建桥人带来丰富的收入。

艾伦走近威利斯桥的南端时，西北天空中卷起乌云，一场上海夏天下午的雷暴雨正在孕育中。艾伦赶紧加快步伐，到达威利斯桥的南端时，猛烈的凉风从苏州河北岸迎面刮来，天色顿时变得昏暗，铁灰的河水在风压下，像煮沸一样上下扑腾着停靠在河岸两边的乌篷船只。不巧的是，一艘蒸汽船刚好驶来，桥上的人车交通中断，威利斯桥的两段活动桥板开始吊起。当蒸汽船缓缓驶过吊起的桥板下时，暴雨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天而降，一道道闪电刺裂天空，乌云像无数条巨蛇你挤我压，伴随震耳欲聋的雷声。

艾伦和南岸的人车一起，等待蒸汽船通过，在吊起桥板的嘎嘎铁链声中，无可奈何地看着自己干净的水手服被浇得烂湿，紧紧地粘在身上。

雷暴雨在南岸把艾伦浇成了落汤鸡，对一个风里来雨里去的水手来说那还是芝麻小事。他在威利斯桥恢复人车的桥面交通后，踏上苏州河北岸，才遇到实实在在的麻烦。街道，除了靠近河岸的利查饭店那一小段木板路外，在尽兴肆虐的暴雨下，像浸透在沸水里的巧克力一样，化浆了。这不是那种普通的泥浆水，而是那种有厚度深度给行走造成阻力的粘泥糊。艾伦学着周围中国行人的样子，脱下鞋子，提在手里，光着脚在泥泞的街道上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向前走，嘴里不停用最不堪的爱尔兰土话诅咒雨和路。他知道应该比中国人更加小心，因为中国人平时走路都是弯腰曲背惯了，而自己必须改变那种昂首挺胸快步如星的步态。这里的街道，极为狭窄，宽约6尺，两旁木板房里的店铺还要拼命侵占街面上头，把套着店铺旗帜或帐篷的竹杆伸出店面，直插街对面；下头，把店里装在箩筐中的货物直堆到街心。加上往来不绝挑着担子，背着背包的苦力，和载人载货的劣马，奇迹般地在泥浆中运行。任何行人稍有不慎，便会撞到别人或被撞倒，有时候，为了避免碰撞，行人不得不借道走进店家，迂迴回到街上，原本就不宽敞的店面，反过来被行人侵占，店家的青砖地面上留下了难看的泥脚印子。这里没有下水道，路面上一切的液体，随着路面的自然坡度流去，积成水洼，或蒸发成各种味道的气体。这里的路况如此不堪是跟美租界在这里的形成有关：1844年，美国与大清政府签订《望厦条约》取得在上海设立租界的权利后，并没有派遣任何官方人物到上海来谈判划定美租界的地盘。第一个在上海英租界租到土地美国人乌利国，没有官方任命，1846年在英租界升起美国国旗，自说自话成为第一任美国领事，引起英国领事的抗议。1848年，美国传教士圣公会主教文惠廉来上海传教，为了设立教堂，沿苏州河以北虹口地区收买了很多土地，和当时的上海道台会议，口头答应把这片土地划成美租界。1854年，美国政府派出驻上海领事马辉在苏州河北岸开馆，这片土地才正式成为美租界，比英租界的形成整整晚了9年。由于美国政府和美国官员并没

有英法同行那样的管理殖民地的经验，这时候的美租界，没有一套像英租界工部局那么完整的市政管理机构。火上燎油的是，因躲避洪秀全的战乱，租界里华人人口成百倍的增长，如火如荼的刺激地价，给街貌，民居，交通，和治安却带来空前的挑战。

艾伦光着脚丫在厚粘泥里淌着走，每踩一步，肮脏的粘泥挤入脚趾之间，淹没脚背，每拔一步，脚板把粘泥带出来，积到一定厚度，从脚板掉落。需要小心没有踩到埋在泥里的小石子或破瓦片。他注意到周围的华人，尤其是光着上身的华人小孩，走得比他轻快，稳当。他好比是戴着铁链在走动，他们像是踩着熟练的高跷在前进。

艾伦艰难地走了半个小时，雨势渐渐的平息了。云层稍稍升高，向西方退去，露出蓝色的天庭。一群肮脏的野孩子，在街上互泼泥水追逐玩闹，看到艾伦，一个在泥浆中挣扎的洋人，便把他当成目标，不约而同向他泼水。艾伦左躲右闪，用手里的鞋子遮挡泥土的功击，立脚不稳，仰面滑倒。野孩子们发出幸灾乐祸的大笑，围拢过来，推他拧他揉他，取虐为乐，直到围观的行人里有人出来喝止，野孩子们才一哄而起，泥浆四溅地走散了。

出来喝止野孩子的是一个在这条街上开餐馆的广东人，名叫胜仔。

胜仔会说一点洋泾浜的英语，他拉起满身泥浆的艾伦。

”谢谢你。“艾伦透过糊满泥水的睫毛，望着这个穿着油腥扑鼻的粗褂的矮胖子。

”不要紧，到我店里去洗洗。“

胜仔的餐馆一开间门面，青砖地面上摆着六张黑乎油亮的八仙桌。每张桌边横七竖八地放着长短不一的木板凳。靠墙的柜台，同样黑乎油亮，柜台上的竹篮里躺着腥红的香肠烧肉叉烧等广东烧腊，和挥之不尽赶之不绝的黑头苍蝇。这么一家简陋的餐馆，却有一个相当雅致的店名：探花楼。

艾伦随胜仔走进探花楼时，店里有一桌客人，三个洋行里的粤籍茶房，一边用广东话大声聊天，一边喝酒。胜仔的儿子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，把一头刚被温水褪去羽毛的砍断脖子的鹅，扔在柜台上。胜仔从泔水桶里捞出一块抹布，擦了一把比抹布看上去还白净些

的板凳，让艾伦坐下，然后从柜台后面端出红漆驳落的脚盆和洗得泛黄的洗脚布，倒入清水，笑眯眯地递给艾伦。艾伦一边望着胜仔的儿子开始用尖刀解剖家禽，一边从头到脚抹了自己一遍。脚盆里清水瞬间变成泥汤，被胜仔泼到街上，又换上一盆清水，洗了又泼。

“再换一盆洗洗？”

”糟糕，我的钱包不见了！”艾伦突然惊呼。

”八成是给刚才那帮野孩子扒了。”

”我要报警。麻烦你带路。”

”这儿哪有巡警？在华界，有更夫；在英租界，有巡捕房巡警；在这儿，美租界，什麼都没有！能问一下吗，丢了多少钱？”

”14个基尼。在英国，一个工人要工作六个月才赚到这么多。”

”啊呀，一百多两银子。干吗带这么多钱下雨天来虹口？”

”船上规定，每次航程，每个船员允许捎带50磅的私人货物。洋行有发大财的门道，我们有赚小钱的路子，刚发了饷，我到虹口来办点货，都说这儿的货便宜。想不到治安这么差，钱没有赚到，本却丢了。”水手艾伦像一切倒霉蛋一样，需要有讲话的对象，倾诉曲直，心里才好受一点。

”这儿的治安确实越来越差。白天还好，尽是小偷，嗓门大些就吓跑了。晚上，不带把刀子，不敢开店，不敢上街。要不是这里卖酒不用执照，我早把店搬到英租界去了。”

”听起来，这里的生意还不错？”

”晚上比白天好，礼拜天比平日好。跟你们洋绅士不能比，我们下等人有下等人赚钱的路子，你说对吗？不过，你今天丢钱的事，让我想想有什麼法子。”

”你有法子？”艾伦高兴的大叫起来，三个广东酒客停止聊天，向他看来。

”是这样的，为了求太平，我的店平时付些保护费。我找收保护费的那个人想法子，或许可以把你的钱追回来。”

”如果追回来，我酬谢2个基尼。“

”你自己跟他讲好了”，胜仔接着吩咐儿子：“利仔，拿个蓝子，切两斤叉烧给唐耶叔送去，请唐耶叔来一趟。告诉他，我这儿有个客人银子被偷，请他帮忙。”

”老板，太感谢你了。“

”交个朋友啦。“

胜仔确实想跟洋人交朋友，特别是想跟船上的洋人交朋友。胜仔家里世代在珠江三角洲做餐饮生意。那时候，大清严格实行闭关锁国，规定中国和西方的贸易限制在广州一地，由号称”十三行“的商行垄断，凡是和”十三行“沾边的都发了财。胜仔的上代通过”十三行“里的茶房，先是赚填饱苦力们肚子的钱，进而结识西洋轮船上的大厨，向船上供应鲜醃肉类蔬果，塞满出海前船厨的仓库。鸦片战争以后，废除”十三行“的贸易垄断，和”十三行“沾边的生意人和打工仔俱受打击，有的去香港重起炉灶，有的加入洪秀全的队伍造反，有的北上新开的通商口岸寻求新的商机。胜仔一家在虹口落脚，凭着祖传手艺，在粤籍社区里建立口碑，探花楼生意稳定，却改变不了胜仔想跟西洋船做食品供应的念头。洋人做生意，手面大，讲信誉，有明天。所以，胜仔有兴趣结交船上的洋朋友，比如说像今天雨水相逢的艾伦。

儿子利仔带着收保护费的唐耶叔走进店来。唐，虽称耶叔，才十八出头。长得瘦削的脸蜡黄无血色，头发又直又黑，一双狡猾阴沉的眼睛十分机灵，嘴巴很宽，嘴唇很薄，同样毫无血色，永远似笑非笑，一看就知他是一个阴险难缠，城府之深同年龄不相称的人物。同洋人打交道时，他鉴貌辨色的本领，克服了他不会讲英语的缺陷。

”唐耶叔光临，“胜仔又做翻译，又做介绍：”这位洋绅士是。。。“

”艾。。。伦。“

”从哪里来？“

”英商‘仪和洋行’的船员。“

”来虹口贵干？”

”办点货。”

”找谁办货？”

”坟山路口的潘四先生，半年前我去过。”听到“潘四”，胜仔和唐耶叔的眉角都像针扎一样，跳了一下。

”潘先生已经搬家了，我带你去见他。”唐出乎意料的热情提议。

”我的钱呢？追回来，我酬谢2个基尼。”

”跟我走，不要多问。”

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，艾伦跟随爱走小巷曲径的唐，真正见识了这块密密麻麻地住满中国人，并且以中国人的随意个性，散漫地发展起来的的城市角落。横过来看，沿街的每一寸土地都被用木板，石块，青砖，铁丝，芦苇，竹筒，稻草，破布，等等。。。各种材料盖起的宅子佔居。到处都是门，或像门一样的窗。从门里进进出出，或从窗里探出头来的有穿绸缎的富商，戴瓜皮帽的账房，白衫黑裤的听差，打赤膊的苦力，提菜篮的娘姨，洗衣服的主妇，手捧水烟枪的老人，衣衫褴褛的乞丐，挖鼻子看街景的小孩。。。有的喜气洋洋，有的阴沉着脸，有的精神抖擞，有的毫无生气。每家店铺都以不同方式展示店名或表达店铺性质的广告：涂在伸出店面的布幔上，漆在阳光照耀下的黑木板上，写在一只沐风浴雨的灯笼里，或干脆用石灰抹在墙头。铁匠铺敞开着赤热燃烧的火炉，隔壁的家禽店，将活鸡活鸭装在笼子里，任客在家禽的屎尿味中选购；坐在竹椅子上的老人，脸上磨出一道道岁月的沟渠，观看另外两个把辫子盘起来的老人，蹲在小桌子前，聚精会神地下棋，他们的头上飘挂着晒干的小孩衣服；店员从两开间门面的绸缎庄里，向行人吆呼减价，门口停着剃头担子，师傅把刮胡子刀洗下的水，看准行人空隙处的地方泼去。概括来讲，阻塞，繁忙，吵闹，活泼，肮脏，臭味，和无所不在的苍蝇，主宰这里的一切。

弯曲狭窄的小巷尽头是一片坟地。半年前，艾伦第一次来虹口找潘四先生的时候，

取道小巷前面的正街，没有见过这片坟地。根据各国领事同上海道台签订的《土地章程》，租界内原有的华人坟墓得到保护，所以在各处租界仍能见到华人的祖先，原地安息，和他们的子孙同漂洋过海的洋人，相安无事的一起杂居。

傍晚的彩霞，将雨后的云层，边缘镶成金色，中间染成青色。浸饱雨珠的青苔，在隆起的坟堆上绿意盈然。正如唐耶叔所说，潘四先生搬家了，但是，并没有搬远，而是从坟山路口，搬到坟山路尾。从外表看，潘四的新居和邻居比，形状和大小没有什么两样：一间两层楼的板房。门里是一个又小又乱的天井，青砖铺地，堆满垃圾，滑腻肮脏，有了下午摔倒泥浆地的可怕经验，艾伦走路倍加小心翼翼，心里还在惦记那14个基尼的下落。天井的尽头，开着上楼的楼梯口。一个似乎是半瞎的老婆子，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，看到艾伦和唐走近，猛烈地咳嗽起来，把一口黄粘的浓痰吐在青砖地上，然后伸出粽子般的小脚，擦去痰迹。

“楼梯很陡，走慢点。”唐用手势向艾伦比划。

楼梯不仅陡，而且摇晃得很厉害。楼梯的把手上挂着一只大蜘蛛，正在安静地织网，沾上从没有天花板的屋樑上掉下的灰，使网显得更加丰满。艾伦呼吸着垃圾化解的气味，跟在唐的后面，唐的衣服的后摆几乎要擦到他的鼻子，走上楼。楼梯顶端，站着一个满脸凶相保镖似的大汉。

“四先生的顾客，”唐介绍。

大汉挥挥手，示意他们朝走廊另一边的楼梯走下去。走下去的楼梯同样污暗，却没有那么陡，跟走上来的楼梯成直角。艾伦忍着眼睛鼻子等感官上的难受，用他上下船舱多年练就的直觉测量，从天井进来，经过上楼的楼梯，走廊，和 downstairs 的楼梯，跨度已经超过走进门时那间两层楼木板房的范围。

艾伦的直觉没错。潘四先生的新居，从外表看，只是一间不起眼的楼房，实际上，潘四把周围的楼房都买下来，里面打通，成为一幢有上下两层，八道楼梯，和二十几间房

间的巨舍。

当艾伦随着唐耶叔走上另一条楼梯的时候，潘四先生正在巨舍隐密的正厅里收货。潘四的右脸颊上有一块明显的伤疤，抽鸦片，使他骨瘦如柴，皮肤像纸一样，却精神百倍，别看他那副干瘪的身子骨，他娶了五房太太，生了一打以上的孩子，好比鸡下蛋，多多益善。

潘四先生收的货形形色色，来自四面八方。他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，让送货人挨个将货物放到身旁的黑漆八仙桌上，八仙桌的另一边坐着账房先生，守着账本算盘，一杆秤，和一堆银元，听候东家的发落。天还没黑，正厅的窗户半掩半开，西沉的阳光瀉进来，照耀在潘四所坐的靠背镶着大理石的镂花太师椅，和太师椅后面墙上关公父子三人的画像。为了看清货物，八仙桌上燃着两柄碗口来粗的蜡烛，红色的蜡烛油从芯上慢慢地淌下，给夏天的傍晚增添热意。

潘四先生拿起第一件货：两杆新颖的后膛式来复枪。送货人是一个瘸子。

“哪里扒来的？”

”青浦战场。“

“死尸还是活人身上来的？”

“死尸。”

”长毛还是官军？“

”官军“。

”每杆 15 元。“

”四先生，能不能加点？这种枪，新的每杆要卖 80 元。“

”不行，死尸身上来的，晦气。“

账房将 30 块银元如数点给瘸子。

第二件货物是一个装着手柄的大铁盖子，重约 30 斤。送货人的右手中指缺一节手指。

”这是什麼？“

”下水道盖子。“

”哪里来的？“

”花园弄。工部局在那里修路。“

”2元。”

”加点吗？我老婆病了。“

”3元，算我送给你买药。“

第三件货物是包在油布里的五大块鸦片。潘四先生拿出其中一块，凑近闻了一下，然后示意账房秤重量。

”3斤“。

”哪里来的？“

”沙逊洋行仓库。“鸦片的送货人身上没有缺少什麼，却是个斜眼。

“这种大土，每箱40块，怎么只拿来五块？”

”几个人一起干的，我分到这些。“

”每块8元，五块一共40元。“

”四先生，这可是喇班土，你怎么给金花土的价？“

”胡说，金花土每块6元。下次，你拿整箱喇班土来，我给你喇班土的价。“

第四个送货人是个脏兮兮的孩子，他送来的是一个被泥水浸透的绣花钱包。钱包里有14枚相当于一英镑一先令的金币。潘四先生拿出一枚，跟账房耳语，然后问孩子金币的来历。

”路上捡的。“

”吹牛。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，路上能捡到金币？不说实话，我不给钱。“

孩子吞吞吐吐，仍然不肯把钱包的来历说清。这时，唐耶叔走进来，告知潘四洋顾客艾伦的到来。就像探花楼老板胜仔一样，潘四先生非常喜欢和洋人交朋友，原因相同：洋人做生意，手笔大，讲信誉，有明天，尽管他的生意和胜仔的生意大不一样。潘四想暂停盘问孩子，以便专门接待洋顾客。但是眼尖的唐看到了钱包和金币，连忙凑近潘四的耳朵。

“滚出去！”潘四听罢唐的耳语，向小孩子吼道：“小赤佬，差点坏我大事！”

“四先生，你不作兴白拿我的钱包！”孩子拒绝离开。

“拿去！”潘四先生抓起两枚银元，扔给孩子。”滚！”

艾伦看到孩子兴高彩烈地雀跃而去，他依稀记得这张脸，刚才在街上的泥浆里折腾自己。

“艾伦先生光临，我太高兴了，”潘四是土生土长的上海洋泾浜人，18年来在租界做这种独门生意，早已练就一口来自发源地的正统洋泾浜英语：“听说艾伦先生丢了钱包，让我手下捡到了，一点点误会，一点点误会，哈哈。”

为了营造亲切的气氛，潘四要唐在正厅等候，自己陪艾伦去五姨太房里茶叙。这些都是艾伦觉得蛮享受的：在家乡爱尔兰，他是个普通人，因为穷，不得不离乡背景，出海讨生活；在船上，他是个水手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成年到头干粗活脏活；不料到了上海，一下船，不知有多少拖着辫子的中国人想巴结他，使他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优越感。

五姨太屋里的陈设豪华，大理石桌面的圆桌上摆着胭脂花粉。屋里点着昂贵的檀香，再也闻不到臭味。靠里边的墙角三个嵌玉石的雕花樟木箱，一个叠一个，盖住了整整一面墙。另一面的墙上挂着山水仕女图和一口西洋钟。暗红色的红木床，床杆床脚镂花精细，大得足以睡四五个人，绿色的床幕低垂，里面是洁白小孔的蚊帐。床的对面是放着镶象牙柄烟具的吸烟榻。

五姨太，一个比潘四先生年轻20岁的少妇，害羞地看着艾伦从海魂衫领子里露出的

浓密胸毛，后者好奇地看着她身上沉重的金银首饰没有压跨她纤小的身躯。五姨太伺候完茶水果点后，便知趣地退出房去。

“艾伦先生，这次到虹口来，想办点什麼货呀？”

”潘先生，你知道的，我只有 50 磅的仓位，所以想办点贵重一些，分量不重就值点钱的货，比如茶叶，生丝。“

”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我手上就有一票南浔四象的货。“

”对不起，我对动物不感兴趣。更不要说是象那样的大动物。“

”不，不，艾伦先生，你误会了。四象是指盛产生丝的南浔地方四个最大的丝商。上海租界开埠以后，南浔的蚕丝不必取道广州，改从上海就可出口。四象中的顾福昌先生，最早来到上海租界，英文灵光，成为和洋人直接做生意的丝通事，在金利源码头开设‘顾寿泰丝栈’，他的货，招牌硬，到伦敦非常抢手。“

”那么为什麼要叫他们‘象’呢？”

”钱多生意大的意思。他们四个丝商，家产都在千万以上。顾福昌先生是上海丝业会馆的董事，还是金利源码头的大股东。我手里现在刚好有‘顾寿泰丝栈’的货，所以说你来的正是时候。“

”谢谢你的介绍，能开个价码？”

”市价是二两八钱银子一斤，换成磅，也就是二两五钱银子一磅。艾伦先生是老顾客，我特别优惠，打对折，一两三钱银子一磅，如何？”

”我带来 14 个基尼。合多少银子？”

”一英镑合 10 元五角银元，一银元合 7 钱银子，所以 14 个基尼合 108 两银子，这是刚才我账房先生算好的，艾伦先生可以再算一下。没错的话，艾伦先生可以买 83 磅生丝。”

”可是我只有 50 磅的仓位，多了 33 磅。”

”艾伦先生正是正人君子。不够的 33 磅，我建议艾伦先生向你的同事借仓位，到了伦敦，赚了钱，你跟你同事拆账分红好了。要是拆账分红都不行的话，算是替你同事代买，你反过来收点手续费，也能赚钱，你说对吗？总之，这么好的价钱，机会难得。如果，艾伦先生开船前介绍同事来买，我给百分之三的佣金。”

艾伦非常佩服潘四的推销术。他心里盘算了一下，船上想捎带生丝的水手很多，无论按潘四建议的哪个方案，船到伦敦，自己都可以赚 200%到 300%的利润，所以决定买下 83 磅生丝。当然，艾伦不可能知道，潘四先生是以每磅五钱银子的价格“收”下这批从‘顾寿泰丝栈’偷来的脏物。

接下来，潘四带艾伦去仓房提货。艾伦很不想离开这个舒舒服服的房间，但是为了做生意，不得不回到空气里充满各种气味的环境。经过了几翻的上楼下楼，在蜘蛛和无数飞虫的注视下，来到了仓房。仓房，像监牢一样，用铁栅栏隔开，门口放着防火的大水缸，墙上涂着防潮的石灰浆。没有窗户，一切由保镖们手里的蜡烛照明，光线有限，尽管如此，艾伦对潘四的丰富货源还是大开眼界。这里是成衣铺：挂着中式皮袍，绸褂，和呢制西装；这里是家俱店：红木家私，银质蜡烛台，西洋摆钟堆在一角；这里是酒窖：泥盖封的坛酒，厚玻璃瓶里的琥珀色洋酒，比肩并列；这里是药行：人参，中药，鸦片，标签分明地放在一格格的木架子上；这里是军械库：盔甲，马鞍，刀剑，枪枝，子弹带整齐排列。除了看得见的货类，还有大大小小的木盒，竹筐，和柳条箱，里面内容不详。

潘四先生打开一个柳条箱，从印有“顾寿泰丝栈”编号的油布包里取出一筒生丝，递给艾伦。在保镖凑近的蜡烛光下，这筒生丝呈半透明的银白色，摸捏一下，柔软滑爽，富有弹性，拉伸度强，不愧为南浔四象的货。艾伦以前贩过生丝，对这样的质量非常满意。过秤以后，一切就这样成交了。

潘四先生吩咐唐去番菜馆送来炸猪排和金必多汤，款待艾伦在五姨太房里晚餐。然后，派遣唐安排苦力褚着 83 磅（合 75 斤）生丝，护送艾伦回苏州河南岸。

盛夏的晚上，繁星在深蓝的天盘上眨眼，泥浆刚干的虹口街上到处是衣冠不整，以各种姿势，倚卧在竹榻木床长椅上纳凉的华人。艾伦一行三人，苦力为首，水手居中，唐在最后。看着苦力肩上的便宜货，艾伦像捡到金块那样高兴，因为童年挨过饿的经历，使他觉得金钱是仅次于上帝的皇上。16 年前，家乡爱尔兰爆发一种叫作晚疫病的细菌，引起民间主食马铃薯大规模腐烂欠收，形成长达 5 年的大饥荒，为了避免像父亲一样饿死，艾伦 14 岁上远洋船当水手谋生，至今要寄钱赡养家乡的母亲和两个还未出嫁的妹妹。现在，他细细计算：这趟贩买生丝，如果以 14 基尼为本，翻上两番，总计可得 42 基尼，合 44 镑 2 先令。按爱尔兰当年的物价，面包每条 1 先令，方糖每磅 8 便士，鸡蛋每打 4 先令，马铃薯每磅一先令。44 英镑足够家乡一家生活一年。如果，一年能够寄钱两次，多余的钱，就可做妹妹们的嫁妆。

心里喜孜孜地编织着 83 磅生丝将带来的美好生活，艾伦一行三人，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威利斯桥南岸的英租界。同北岸相比，南岸的街道要干净的多，但是街灯同样昏暗。这些燃油的街灯要到 3 年以后被煤气公司的气灯取代，才会将外滩的夜色展现通明。唐耶叔坚持要离开外滩，改走纤道路，强调那里路面已经加宽，比较好走。艾伦跟唐有语言隔阂，觉得唐是当地人，比自己熟悉上海，便毫无异议地跟着走。

纤道路已经从 6 尺宽的中式街面，改建成根据工部局规定，宽 21 尺，人车分道的西式马路。但是改建尚未完工，路上放着修路的车辆，工具，设备，和材料，行走并不方便。艾伦心里嘀咕唐的错误选择，正想公开抱怨，却被街角边出现的黑影撞了一下，一个趔趄，差点摔了今天的第二跤。还没有来得及用爱尔兰话诅咒，一杆来复枪的枪筒，顶住了艾伦的肩膀。

”站住！“两个巡夜的巡捕房巡捕拦住去路。”我们要检查行李，请合作。“

苦力肩上的柳条箱被取下，打开。裹包三筒生丝的油布上，“顾寿泰丝栈”的红色编号，在巡捕手握火把的照耀下醒目地映入眼帘。

“果然是‘顾寿泰丝栈’偷来的脏物！”巡捕们得意地冷笑。

这时，唐已无影无踪了。